

葵话宝典



“80后”的自我简介

80后作家风起云涌的时候,我在做出版工作。常有少男少女打上门,要求出书。姑娘们送来的书稿,一般打印整齐,而且,一般会在书前附上一张精心炮制的自我简介,外带明显PS过的美女照;小伙子呢,就极少这样的细致。

看过太多80后姑娘们的简介,老实说,绝大部分如

出一辙,而且毛病多多。来看案例:

“××,80后超人气美女作家,单身,漂泊。曾是知名网络专栏作家、某杂志社记者、前乐队主唱、卖命枪手编剧,涉猎影视剧演出。××星座×型血,具有神秘的性格分裂倾向,外表甜美清纯,内心敏感细腻却破碎颓废,行为幼稚思想复杂灵魂沉重。文字另类阴郁华丽,对人生有着丰厚的怜悯的精神,以及高度的审视眼光,坚持对自我的追寻及排斥,是完美主义与怀疑主义的双重崇拜者……”

可能是我城府太深,因为我也曾经20岁过,也投过简历;可能是我盲目自信,因为我玩心重,天天在外耍,和不少这么大的姑娘交情不错,对她们的生活经历并不陌生;我对这样的简历,大致

判断如下:

“80后超人气美女作家”,只有“80后”三个字是实,剩下的两个名目,只会招来反感。你真超人气了,就不该是你来找我,肯定是我去找你,出版是追求利润的。美女这种事,PS的照片可以骗别人,但你不得不过来找我,所以我知道你几斤几两。

“单身、漂泊”,这是在投稿,不是在找对象。

“曾是知名网络作家……涉猎影视剧创作”,这段话到我这里,会被自动翻译成:曾在某网站发过一些帖,其中部分有比较热烈的回复;曾在某杂志社打过杂;曾在中学或者大学时代,和几个同学试图组个乐队,在校文艺汇演上唱过一至两首歌;曾被不良编剧欺骗,写过几集后来完全作废的剧本,估计酬劳还没拿着,正在追

讨中;上学期间,曾被同学拉去北影厂门口,被挑中充当群众演员。

“××星座×型血……双重崇拜者”,你对人的性格描述全凭词汇堆积滚动,基本没有实质内容,只是真敢抢!这么多的词汇堆下来,传达给我的信息有二:一,上小学时应该做过不少词语摘抄;二,目前脑子里一团浆糊,很黏很稠。

这类自我简介,目的是为吸引看它者对简历背后的人感兴趣,进而展卷阅读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。再或者,你去求职,目的是说服人力资源部门的人,让他们相信你是可造之材。可是,这样的人都是比我城府更深、对你们的生活更不了解的人。你说你的目的能达到么?

忘了哪个哲人讲过,人生像爬山,老辈人先登了顶,

下山途中告诫仍在苦苦攀爬的后辈:别爬了,山顶什么也没有,不如就地看看大好风景。哲人批评这种态度,说你做过的事,没道理不许别人做。是啊,我们也写过这样的自我简介,而且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曾经,并且必将这样写下去,所以你们当然也可以这么写。只是,我们混了多年混得稀松平常,落在绝大多数里边,你要想求新求变,求起点就高于普通人,不如从一开始就老老实实,有一说一有二说二,少用各种定语和形容词。说到底,那些都是你对自我的错觉。

所以这一案例写成这样最有效:××,198×年生,女,热爱写作,××星座×型血。足够了。

杨葵:资深出版人。著有《找不着北》等影视剧、《在黑夜抽筋成长》等随笔集。

荆歌劲舞



罗马尼亚通

两年前他打电话来向我约稿,他自报家门,说他属《世界文学》杂志社的,他叫高兴。我订阅《世界文学》已经多年,所以我知道这个名字,知道他是这本著名杂志的副主编,是一个在文学圈里很有名气的翻译家。他的嗓音悦耳,语气儒雅,让我感到愉快。他告诉我说,《世界文学》有一个“中国作家谈世界文学”的栏目,希望我能写一篇这样的文章。

我没有想到,这个高兴,竟然是吴江人。我更没有想到的是,他竟然是我妻子中学时的同班同学!因为高兴是他的一个笔名,所以我的妻子没有及时发现她旧日的同窗竟然因为文学的关系,突然与她的丈夫发生了联系。而高兴也没有想到的是,他差不多已经忘记了模样的中学女同学,竟然嫁给了一个小说家,并且在遥远的某一天,他将一个约稿电话打入了她的家中。

高兴在进入《世界文学》工作之前,曾经是一名外交官,他是中国驻布加勒斯特总领事。说起在罗马尼亚的生活,他总是眉飞色舞。我从他嘴里知道,罗马尼亚人对中国人至今还是那么友好,将中国人视为朋友和兄弟。那里的姑娘,又是多么漂亮,那么热情奔放,对中国客人好得会让人误以为也许可以发生一些什么浪漫的事。

直到他回国,进入社科院《世界文学》杂志社工作之后,还经常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。他是一个罗马尼亚通,不光熟悉那儿的风俗地理,还和那里许多的作家诗人是非常好的朋友。中国作家到罗马尼亚,因为有了高兴,不仅语言上不再有障碍,文化上的、文学上的、精神上的交流,也变得那么通畅。每次带中国作家去罗马尼亚,高兴都非常高兴,就像带着朋友走访他的家乡一样。我想是的,那个位于巴尔干半岛的美丽国度,就是高兴的第二故乡。不要说在罗马尼亚工作的经历对高兴自己来说是如何的难忘,就是旁人看来,这也是幸运、美好而值得回味一辈子的。

在我的印象里,外交官的形象,应该是儒雅的、智慧的、博学的、经常风度翩翩地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沙龙中的。高兴正是这样一个人。除此之外,他更是精通于文学的。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现代诗歌,当然重点是罗马尼亚诗歌。他还对许多外国作家有深入的研究。他写的《米兰·昆德拉传》,是我近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传记。不光是因为内容详实,更在于他在著述中始终饱含着诗意与激情,对昆德拉神秘的人生和激进的写作进行了非常丰富的描述。特别难能可贵的是,在这本书里,他没有对传主一味地溢美。他敏锐的文学眼光,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昆德拉自己生命中的“不能承受之轻”,并不为尊者讳,令我深为折服。

高兴同时还是一位唯美的诗人。我特别喜欢他一首名为《纪念》的诗中的这么一段:就连目光也有了活力/洞穿 雕琢/让花变成花开/让水变成水流/让鸟的翅膀/变成地上的舞蹈。

外交官、翻译家、诗人,这样一位同乡人,是常常令我感到骄傲和温暖的。

荆歌: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夜谈》等。

仙声夺人



给未婚女青年上课

我在2005年就说过,“80后”女青年的失恋高峰到了。那一年,我看见很多“80后”,扼守在失恋的高地上,把屈原“惟草木之凋零兮,恐美人之迟暮”的劲儿,拿捏得相当到位。

我把未婚女青年的主流人群划为三档:77-79、81-83、85-87,而80年和84年出生的未婚女青年,可以上下往她们适合的年龄层浮动。

我严重反对把生于1977-1979年的未婚女青年称为“剩女”,她们是特好的一批未婚姑娘,阴差阳错不是她们的错,是苍天把大地弄扛当的错。

这批姑娘当中,一般文化气息都比较重,爱看话剧,爱读亦舒,爱听王菲,爱逛798。她们从事的工作大都跟文化搭边儿,她们厌恶上班,经常更换用人单位,不少人都干个体,属于自由职业者性质。

她们在上个世纪就出来混,那时的文化状态不像现在这么操蛋,所以她们有着良好的文化品位和干净的心灵气息。她们志趣风雅,教养不低,排斥很多杂陈的事物,镇守孤独自我的精神领地,在后青春期的意境中漂移。不由分说,她们是中国上世纪推出的最后一批具有文艺气质的女子。

但是在谈婚论嫁上,她们时常败北,很难踩中婚姻大潮的点儿。她们中间比较决绝的两类,一种是被男人狂妄而委琐地掠夺之后,对人生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心悸,不是甚至开始怀疑人生,而是已经深入怀疑人生。她们情感暴躁,性格怒犟,气节绝刚,内心超烈,但是她们深埋在荒漠世纪的苦痛,只有在夜晚让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共享。另一类属于“高地女子”,她们自视白云出岫,冷烟飘空,过于桎梏在自己的幽妙风情中,而忘了平易近人男人的小道理。所以,她

们在自己的绝对气质中一步步走偏,把本来挺可爱的小自身,非弄得让人还没渴望就不可及了。别太追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,在日月江河天地之间,还有很多可选择的呢。

我一直强调,“80后”的主打,是81-83这一年龄档,这中间云集了不少“80后”的精华。这其中的女青年,已经有一些按人生的常理步入婚姻,甚至做成了“80后妈妈”,当然,也一定有某些离婚或者分居者。但是,在婚姻之外飘着的,绝对占大多数。

21世纪的女孩,憔悴得比较快,我不是说容颜憔悴,而是指心志疲惫。81-83的女孩,目前已基本撤出了夜店,不是在跟比她们至少大一轮的男人过日子,就是在灵魂大面积受伤之后,回归到自己内心的疗养院。

这一拨的女孩意志都比较顽强,因为她们刚步入社会,开放的中国就把她们完全开放,她们是在“70后”与更年轻的“80后”的夹击中傲然杀出,所以生活打败她们不太容易。而她们的个性又没有完全定型,虽然出来混了几年,被社会狠狠抽回家中,但她们的勇气还在,骨血犹存。也许,她们换一种方式会活得更好;也许,她们在狂失恋之后,才开始锁定真正需要的男人。

85-87的女青年,已开始崭露头角,有不少提前出道的女孩已扑向社会,但社会根本没意识到该如何接纳她们。她们中间不少还在校园里挣扎,也有一些刚刚走上社会就让社会给弄崩溃了。她们对即将更新的人生充满好奇与恐怖,好奇害死猫,恐怖则被猫害死。所以,她们还没找到人生的具体位置,也没办法给自己定位。

不过,中国“80后”中期的女青年,已开始跟男人打交道了。我经常劝85-87的女青年,一旦出来混必须记住两句话。一句是王朔的:别一上来就拒绝;一句是大仙的:干什么都不要一步到位。她们铭记着这两句话,走进北京的春天。

大仙:诗人。作家。现为北青传媒《休闲时尚》杂志主编。早年的足球酷评,领一代先风。著有诗集《再度辉煌》、随笔集《一刀不能两断》、《20不着46》、小说《先拿自己开涮》。

开门见山



叶开

当勤俭节约成为一种陋习

一天晚上,我家领导从女儿房间理出了两大箱旧玩具,让我悄悄下楼扔掉。我一看那些玩具就犹豫、心痛、舍不得。这些玩具色彩缤纷,做工巧妙,我们小时候即使是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件,也肯定是如获至宝。

我们小时候最宝贵的玩具,是自行车的旧轮胎,一根铁丝、一只陀螺、一个气球。那个时候,甚至连芒果、荔枝以及龙眼的核,都是我们的珍藏宝贝。那时候,从书本上见到过“洋娃娃”这样金贵的字眼,从电影里反动阶级的女儿手中看到过眼睫毛扑闪扑闪的玩偶,现实生活中却从来没有看到过。我生活在小镇,见少识浅,我家领导算是一个城市长大的女孩子,她小时候对洋娃娃的感受,也是可望不可及。现在她

要扔掉的这两箱旧玩具,无论哪一件拿回到她小时候,都会让她喜出望外。从小经历的匮乏时代让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,现在物质剩余,反而一直很不适应,总是不愿意随便扔掉东西。有一度,我觉得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女人逛街购买衣服。她们的衣柜里总是缺少合适的衣服,每一件新衣服,穿一次两次之后,就弃如敝履。有些购物狂为了购置衣服,会花掉自己的所有工资。我们家领导虽然没有这么疯狂,但是给女儿买衣服,总是很容易失去理智。她说,小时候没能穿上好衣服,现在有个女儿,一定要让她漂漂亮亮的。小孩子长得快,很多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小了。看着一件件漂亮的衣服堆在女儿的衣柜里,我又不免得大肆感慨其浪费。现在在家都是独生子女,一般大家都不愿意要别人的旧衣服,虽然这些旧衣服根本不用,洗过几次之后,还更加合适小孩子的娇嫩皮肤。

那两箱旧玩具到底还是让我在极其内疚的情况下,悄悄地抬到楼下,放在垃圾箱外面,扔掉了。家里来了一个搞洗衣机售后服务的小伙子。他略加检测,发现我们自认为问题很多的洗衣机质量其实非常好,什么毛病也没有。我们觉得密封圈脏了,想更换,小伙子说还干净得很,没有必要

是:反对废除教会国教化主义。也许我下辈子才有机会再用这个单词,那有什么关系,我就是显摆有闲,可以做很多奇怪的事情。奢侈品就是用来显摆的。其实,硬把“懒散”也划归奢侈品,不过是我这个蛮不讲理的穷人口硬罢了。我很高兴自己能心情平静地看待世界上出现的物质奢侈品,它们中的许多,都有些奇思妙想、鬼斧神工,看它们的制造与展示,是很好玩的事情。我不需要经济学家来劝慰:那些把钱花在奢侈品上的富人,不要盲目仇恨他们,他们为社会的技术进步支付了成本——任何一件新产品有可能都很昂贵,他们不成为第一批消费者,生产成本就降不下来。

有人要恨富人,那不关我的事,反正我不是富人,有人要恨穷人,那就不行,我是穷人嘛。不过,还是平常心最好,我们生气,有这工夫,可以看看报纸。

不然,看到真正顶级的奢侈品,更会乱掉方寸。被称为“新奢侈品标准”、造价8亿美元的游轮“Queen Mary 2”下水之前《纽约时报》甚至还发表了社论,与它们的经常性话题:平等、权利、自由、环保,并列出现。一个人一周的大西洋之旅,从1700美金到40000美金不等,当然,硬省1700美金混上去似乎不难,可是在上面大把烧钱得有足够的实力。

一堆阔佬坐在“Queen Mary 2”上,从英国南安普顿港首航出发时,奢侈品的的好朋友——伊丽莎白女王,带着一堆权贵,来敲碎了那瓶香槟。阵仗之大,和当年“泰坦尼克”号首航式差不多,只不过,“Queen Mary 2”上依旧有富家女露丝,穷孩子杰克却是再也混不上去了。万一它也碰见了大船的好朋友——冰山,缓缓沉没时,就没有动人的爱情了,水面上,只荡漾着一层美钞。

我有一张乌鸦嘴。“Queen Mary 2”还是顺利抵达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。恭喜发财,大吉大利。几年前,我和一个朋友从酒店的大堂偷——不,是拿了一本邮轮手册,回到房间画饼充饥,那是一艘逡巡于东南亚海域的邮轮,与“Queen Mary 2”比,只能算是乡下姑娘,可我们还是对她动了真感情。

连岳:著名专栏作家,专栏散见《南方周末》《南方都市报》等媒体。

连城诀



连岳

杰克上不了船

天气冷的時候,早上八点半,闹钟响了。我从来没按照闹钟的指示办事,它把我叫醒,好像就是为了提醒我:继续睡,接下来是属于睡觉时间。到十一点,或十二点,太阳把空气烤暖了,就起床吧。偶尔在十点来钟起床,觉得自己分明是有为青年,这么难的事都能做到,不干一番大事,太浪费了。

喋喋不休地写了上面这段“床戏”,三点不露,为了说明什么?

为了说明我也是有一件奢侈品的:懒散。我有大把时间可以消磨,可以读一本2000页的书,可以研磨一个生涩的推理;还可以记住最长的英文单词:tablis hmentarianism,意思